

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苗圩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是党中央立足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对于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对于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同志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战略思想，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总体要求和战略部署，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深刻认识实体经济 发展环境新变化

发展实体经济，重点在制造业，难点也在制造业。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深度调整期，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产业协作正在重塑传统实体经济形态，全球制造业正处于转换发展理念、调整失衡结构、重构竞争优势的关键节点。

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主要发达国家反思脱实向虚的发展模式，重新聚焦实体经济，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集中发力高端制造领域，力图重振制造业并不断扩大竞争优势。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依靠低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工业化步伐，致力于打造新的“世界工厂”。我国应对这种“双重挤压”局面，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摆在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努力扭转资本脱实向虚的趋势，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新工业革命给制造业发展带来深刻变革。以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创新与渗透融合为突出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孕育兴起，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延伸拓展，软件定义、数据驱动、平台支撑、服务增值、智能主导的特征日趋明显，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围绕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竞争愈演愈烈。新工业革命与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形成历史性交汇，我们必须把握变革趋势和时间窗口，做好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努力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

我国制造业提质升级任务日益紧迫。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经济总体规模和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但与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水平和制造强国建设目标相比，多数领域在技术创新、质量品牌、环境友好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结构性供需失衡问题凸显。面向未来，必须着眼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制造业加快实现质量效益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落实这一要求，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实施“中国制造2025”，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新兴产业是经济体系中最有活力、最具增长潜力的部分，是我国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实现引领型发展的关键。要密切跟踪国际科技、产业发展的最新变化，超前谋划、部署、行动，统筹科技研发及产业化、标准制定和应用示范，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形成一批新兴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增材制造、高性能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制造，加快新能源汽车等节能环保产业创新发展，构建新一代材料产业体系。在天空海洋、信息网络、生命科学、核技术等关系未来的核心领域强化军民融合发展，再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处理好发展与规范的关系，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促进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健康成长。

优化升级传统产业，促进全产业链整体跃升。传统产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要通过引入新技术、新管理、新模式，使之焕发强大生机和活力。坚决打好去产能攻坚战，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去除无效低效产能，促进先进产能发展。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支持企业瞄准国际同行业标杆，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和本质安全水平。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动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推动工业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态系统循环链接。实施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促进军民融合型产业快速发展。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制造与服务协同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专业性强、创新活跃、产业融合度高和带动作用显著的特点，对于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要围绕研发设计、绿色低碳、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重点领域，充分激发和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切实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鼓励优势企业运用现代化大生产理念，加快服务环节专业化分离和

外包。依托制造业集聚区，建设一批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从主要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变。下决心把工业设计搞上去，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专业设计机构、国际知名的工业设计大师和有世界影响力的设计品牌。

大力推进智能制造，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将带来巨大市场空间，是大国产业博弈的重要领域。要牢牢把握智能制造主攻方向，大力实施智能制造工程，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装备，培育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全面推广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管理体系，增强工业软件等信息技术服务基础能力，支持企业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积极培育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在线增值服务、分享制造等“互联网+制造业”新模式。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加快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打造网络、平台、安全三大体系，努力取得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和话语权。

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我国许多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尚未形成合理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和产业生态系统，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集聚区成长不足。要把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与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更好结合起来，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更好结合起来，围绕“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壮大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和领军企业，培育一批专注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企业，打造一批高水平的“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和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形成因地制宜、特色突出、区域联动、错位竞争的制造业发展新格局。顺应互联网时代变革趋势，支持大型制造企业、信息通信企业构建开放式“双创”平台，促进形成大中小微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生态系统，实现相互借力、共生共荣。

优化实体经济 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环境

良好环境是发展实体经济、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前提和有效保障。要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部门协同和各级联动，推动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集聚到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大潮中。

切实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成本高是影响当前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管

理，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税费负担。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市场竞争，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加快发展普惠金融，多措并举降低企业用能、用地、用工以及融资和物流成本。鼓励和引导企业创新管理、改进工艺、节能节材，降低成本。

着力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以更大力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按照系统创新链思想，完善普惠性支持政策，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需求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聚焦战略性、引领性、重大基础共性需求，建成一批高水平制造业创新中心。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力度，培育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实施工业强基工程，构建体系化、长效化推进机制，突破重点领域发展的基础瓶颈。

强化财税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实行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财政税收政策，建立完善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的长效机制和政策体系。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相关政策，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深化产融合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创新财税金融支持方式，采取产业投资基金等形式，促进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加快发展。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型技术改造融资服务，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丰富直接融资工具。实施更加精准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政策与财税支持、金融服务良性互动。

加快建设多层次制造业人才队伍。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落实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和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深化校企合作，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企业家人才、各行业各领域技术创新的专家型人才和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加大制造业引智力度。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开拓新一轮制造业对外开放新格局。深化“中国制造2025”国际对接合作，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进重点产业领域国际化布局。有序放宽制造业准入限制，健全安全生产审查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端制造领域，鼓励在我国设立全球研发机构。完善制造业“走出去”顶层设计，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技术和产能国际合作，建设一批境外合作园区。加强政策指导和公共服务，支持发展一批跨国公司，通过产业链整合、资本运作等方式，更好融入全球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提升中国经济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思想纵横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强起来这一新时代的主旋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坚定的步伐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实现以强带富、以富积强、强上更强，要依靠创新这一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生产力的革命，需要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必然会遇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当前，重点是处理好三个关系。

处理好“近渴”与“远水”的关系。有些人认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科技创新的态度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这种想法和做法必须纠正。科技创新特别是科学创新必然要超前于产业发展，很多科学研究在眼下看不到应用价值，而一旦取得突破，往往会引起生产力和创新力爆发式增长，甚至会推动一个国家在一个领域、一个方面占据全球科技制高点。如果今天不脚踏实地进行科技攻关，等到需要相关技术时再去研发，那就真的成了解不了“近渴”的“远水”了。科技攻关需要定力和硬功，必须从发展理念上摆脱旧的思维定势，树立长远眼光，敢于在干脖子区段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让“近渴”与“远水”贯通起来。

处理好“第一动力”与“第一资源”的关系。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力量，要充分发挥“第一动力”的作用，就必须充分激发“第一资源”的活力。首先，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科技人员树立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远大志向。其次，大力提高科技人员的物质待遇，进一步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深化科技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科技骨干的收入，有的科研成果可以转化为技术股份参与收益分红，让作出实际贡献的人才富起来。要克服平均主义，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全面落实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政策，让创新者拿大头。深化科技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能充分调动这一代人的积极性，还能影响下一代人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克服新的“知识无用论”，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气。这也有利于吸引和聚集全世界的人才，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人才强国。

处理好创新发展与稳定就业的关系。科技创新能够创造很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但也会导致技术落后企业关停、夕阳产业萎缩，造成结构性失业。这就需要把握好创新发展与稳定就业的平衡点。目前，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已经出现高科技设备取代劳动力的现象。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之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的要求；在以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时，注意延长产业链，尽量多创造就业岗位，加强技术培训，让劳动者能够尽快适应产业转型、技术升级的要求。同时，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使人才培养更好适应新科技、新市场的要求。其实，从长远看，科技创新会开拓更大的就业空间。只要根据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需要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就能形成创新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循环。

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以创新创业焕发城市发展活力

任蔚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对创新创业既提供新的机会，又提出新的要求。促进创新创业，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城市特别是老城区要通过大力促进创新创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激发大众创新创业热情，厚植创新创业优势，关键在于做实保障，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这就要求我们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突出创新发展导向，从政务服务、政策扶持、人才支撑和机制创新等方面优化发展环境。一是优化政务服务。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建设；实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提高政府服务效能；推行首席服务官制，让机关干部主动服务企业发展。二是加大政策扶持。设立财政扶持资金2000万元，以阶段参股、存款支持、贷款贴息、配套扶持、首购订购、干部驻点等形式精准扶持创新创业企业。三是加强人才支撑。探索“创业导师+天使投资”模式，建立由政府、专家、企业家、专家和天使投资人组成的创业导师团队，从创业经验和资金两个方面支持创新创业。四是创新体制机制。全面推进商事登记便利化，推行“多证合一”“同城通办”“先照后证”“全程电子化”等举措，方便创业企业登记注册；成立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建立“创新创业服务超市”，推出“创新券”，降低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成本。

完善创新创业生态。促进创新创业，需要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着力构建全周期创新创业生态链。一是构建全域化创新创业生态。按照核心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覆盖的思路，建设创业街区、校园众创圈、移民创业园、专业众创空间，打造“创业苗圃—众创空间—孵

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全周期生态链。二是构建全域创新创业体系。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引导文化创意等产业创新转型、跨界融合，打造优势产业集群；积极探索创新创业发展新模式，促进众创空间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推动政产学研研融合发展，支持创新创业企业与科研院所共建共享技术创新平台。三是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建立青创协会、青创基地，开设“创业门诊”，常态化开展创业指导服务，定期举办创业讲堂、投资路演、创业沙龙、创业大赛，着力打造“三峡创客”品牌；引导信息中介服务机构以商会为依托，为初创企业提供“创意创想—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产业化”全链条服务。

构建多元投资体系。促进创新创业，需要破解融资难题，强化金融支撑，积极拓宽创新创业融资渠道。我们联合湖北高投、宜昌国投、安琪集团等企业发起设立创投引导和天使投资基金，为创业者提供持股孵化服务和贴息贷款。广泛吸引和鼓励社会资本支持创新创业，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孵化器建设运营和投融资服务，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同时，积极完善融资配套措施，实施金融强区战略。以建设宜昌金融街为契机，引导金融机构助力创新创业，探索发展创业保险，降低创新创业风险；建立金融干部挂职机制，从金融机构遴选金融干部到街道一线挂职，定期举行银企对接活动，服务创新创业企业融资，打通金融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作者为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区长)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丁晓晓

思潮之思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广受质疑和批评，但在西方社会的主流地位并未终结，并呈现出一些新动向新特点。

经济金融化。经济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主要后果之一，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轻重难返，经济金融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比如，美国实体经济占GDP的比重下滑到不足1/6，虚拟产业所占比重则超过1/3；家庭财富中金融资产所占比重接近2/3，超过危机前水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全

面市场化和自由化不断强化工人力量、削减财政开支、限制政府力量，使人民无力对抗金融资本，政府无法制约金融资本。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由改革转为救助，对金融资本的态度由监管变为庇护，导致经济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

金融政治化。空前的经济金融化导致金融政治化。金融政治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就已出现，在危机之后更是暴露无遗；为解决危机而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总是伴随着超额保证金和银行奖金的增加，实体经济获得的金融信贷不减反降。同时，社会精英的财富通过经济金融化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政府精英们相信，如果金融寡头倒下，市场的信用和信心也将崩溃，社会动荡和革命可能带来政权更迭。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和金融高管的“友谊”，甚至不惜组建富豪内阁。而金融危机中原本需要得到救助的弱势群体，则由“缺乏系统重要性”被选择性忽视了。

民主空壳化。西方学者一直标榜，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只能依托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面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按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民主政治制度已背道而驰，被资本绑架的选举、无视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的政府都反映出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日益空壳化：对民粹主义既排斥又利用的两面性，使西方普选民主走进死胡同；多党轮流执政、政党分肥、政党攻讦造成持续的政局动荡。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持有，1%统治，1%享用”。这些现象是资本主义特别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资本主义造成的。新自由主义强调以财产权为基础的经济的优先性，而民主政治则强调公民权利的平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民主对资本的驯化演变为资本对民主的驯化。这与某说是西方民主的退化，不如

说是其资本主义属性的充分暴露。**文化虚无化。**经济金融化、金融政治化、民主空壳化致使民众诉求无法实现，社会主流价值遭到怀疑，进一步加重了文化虚无化。金融精英的迅速崛起使极端个人主义凌驾于道德准则之上，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就出现严重信仰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大都经济低迷、失业激增、债务高筑，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加剧、福利保障缩水、社会秩序恶化。在这种自由得不到落实、平等得不到伸张、民主得不到施行的环境中，通过个人奋斗实现梦想的希望破灭。很多西方国家民众对社会基本信念感到怀疑、对前进方向感到迷茫、对现有体制缺乏信心，加重了文化虚无化现象。**(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